



我们都 辜负了爱

衣露申 著
We all failed to live up to love

爱情里的事，从来都是一日千里。
你以为不过是一段时光，哪里知道，其实错过的就是一生。



我们都
辜负了爱

衣露申



We all failed to live up to love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都辜负了爱 / 衣露申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125-0148-5

I. ①我… II. ①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2420号

我们都辜负了爱

作 者 衣露申
责任编辑 艾迪
统筹监制 何亚娟
策划编辑 燕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6开
16.5印张 27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48-5
定 价 26.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007

第一章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 009

第二章 你是千堆雪 / 014

第三章 相见，只是同事 / 021

第四章 征服是一种嗔念 / 029

第五章 八百万种死法 / 042

第六章 狩猎的游戏 / 054

第七章 爱情，只是人生的意外 / 058

第八章 见过一场海啸 / 065

第九章 我们都有秘密 / 071

第十章 太阳照常升起 / 077

第十一章 开弓没有回头箭 / 083

第十二章 谁是谁的随遇而安 / 088



目录 contents

- 第十三章 脑中的橡皮擦 / 093
- 第十四章 情敌的猛药 / 099
- 第十五章 妖精？厨娘？女CEO？ / 103
- 第十六章 棋子的风险 / 107
- 第十七章 小北，嫁给我 / 110
- 第十八章 圣斗士的战衣 / 122
- 第十九章 黄昏中薄雾 / 128
- 第二十章 做侠女还是做妖女 / 138
- 第二十一章 重要的底牌 / 143
- 第二十三章 岁月静好，安如平日 / 149
- 第二十四章 谁是你的朱锁锁 / 154
- 第二十五章 一字为之曰信 / 160
- 第二十六章 灵魂的裂缝 / 165

- 第二十七章 撒旦的报复 / 173
- 第二十八章 等不到的皆大欢喜 / 178
- 第二十九章 言若海的死穴 / 183
- 第三十章 就算天空再深 / 188
- 第三十一章 你不懂它的残缺 / 192
- 第三十二章 不信蜜糖便信盐 / 197
- 第三十三章 永不说永不 / 201
- 姜花和杜若——姜敏娜番外 / 209
- 第三十四章 小北，你恨我吧！ / 217
- 爱在死的那一天——舒允文番外 / 233
- 第三十五章 时间尽头与冷酷仙境 / 246
- 第三十六章 十年一品，温凉如意 / 255

楔子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说话的人已经离开，走得很决然。衣袖未挥，却被念成了不朽。

只是，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从头来过了，青春、岁月、情感，还有生命。

所谓青春无惧，旧爱无悔，便终是要有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放在心上，投影成最后一个梦想。终是要落寞成心头隐恨，眉间离伤。

此刻，手边。

《财经》的封面上是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想起最后的最后，他淡淡地对朱小北说：“在我最好的岁月里，你却偏偏不在我身边。”

记忆里的那个妖孽少年，早已远去，或许他只是去了瀑布，或是去了南美洲的最后一个灯塔，抑或他根本就从未来过。时间里的一些人，一旦错过，便若阴阳两隔，空留日日思念，夜夜泪光。

朱小北觉得自己或许真的老了，所以才会想起这些牵扯的往事。

颠覆不过一线，沉沦只需一念。

正午的日光，迎面将世界劈成了明暗两面，笔直凌厉，冷暖分明。

那一场惊心动魄，如今不过只是杂志上几百行语焉不详的下落不明。想起那一日记者辗转打听到她的住处，用一种猎奇的口吻探究当年那场骤变，她只是轻声地拒绝：“没有什么真相。”

生活的真相就是苦难，爱情的真相就是离别，现实呢，现实是一幕戏，每个

人都是演员。

冷冽尖锐的电音响起，震撼这个被安非他命控制的世道，迷幻得不可抗拒的沉迷与消逝的空虚都在字字敏感里散化开。

她笑了笑，那个男人已经老了，可是她还是爱他。

门铃响了。她关上音响，随手将那本《财经》扔到了垃圾筐。

厨房里的汤，火候刚刚好，满屋子都氤氲着人间烟火的味道。

夕阳把门外的那个男人，拉扯出一个带着光晕的斜影，她走上前亲了亲他的嘴唇。

“你回来了。”

第一章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朱小北走在大街上，分明是11月初的天气，可莫斯科早已开始降雪，她裹了裹身上的大衣，周围都是行色匆匆的金发碧眼的本地人，她加快了脚步，想努力扫开压抑在心上的阴霾。

真不敢想象，她居然在这个国度，生活了接近两年。

想起刚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所谓的DH国际俄罗斯部，不过只是一间租来的写字间而已，甚至连招牌都没有一块。单枪匹马，从无到有，居然这么快，就过了两年。

朱小北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归期已定的时候想起最初来到莫斯科的情景，深吸一口气，她走进了一间酒店。脱掉身上的大衣，终于把刚才因为阴霾的天气郁积在心里的酸涩扔到了外面的冰天雪地里。

此时正在酒店房间里等她的人，想必没兴趣听她畅叙发配边疆的苦楚。

“舒总，您好！”朱小北站在总统套房的门口，开门的是舒总的助理邓志高，一看见她就笑了，“小北，快快，快进来。外面冷吧？”

“谢谢邓叔。”朱小北礼貌地笑了笑，此时一直在窗外看雪的舒弭回过头，看见朱小北朝他走来，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合同准备好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

“IRC那边呢？”

“都没问题了，签约的时候，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莫参赞也会到场。”

“国内的媒体有没有来？”

“《财经观察报》驻俄罗斯的记者已经请了，我会把通稿和签约仪式的图片资料发给国内的相关媒体。”

舒弭点了点头，坐在沙发上，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朱小北过去坐。

“小北啊，出来这么久，还习惯吗？”

“舒总，在哪不是工作呢？没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嗯，要是DH国际的每个员工都能像你这么想，相信DH国际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舒总，你过奖了。”

“小北啊，还在怪我吗？”

朱小北愣了一下，瞬间又笑了，“舒总，你说到哪儿去了？”

“跟允文还有联系吗？”

“偶尔。”

“嗯，这次回去之后，就好好待在国内吧，国外的月亮哪有国内圆啊，总在他乡为异客啊！”

“舒总，那封任命文件……”

“嗯，怎么？有异议？这可是股东大会的决议啊，我可做不了主。”

朱小北立刻闭口不言。一时之间，房间里都静了下来，邓志高端了两杯咖啡走了过来，“小北啊，来尝尝邓叔叔的手艺，看看有没有你们这些小年轻煮的好喝。”

“邓叔叔能文能武，区区一杯咖啡怎么能难得倒你呀？”

“你这小丫头，就是嘴甜。”

“老邓啊，人家可不是小丫头了啊，早就独当一面了，等回去之后，也是我们DH的肱骨之臣了。还真以为人家还是刚毕业的小丫头片子吗？”

“舒总，你是在提醒我已经不年轻了吗？”朱小北拉着舒弭的胳膊，适时的撒娇打趣，惹得房间里一阵笑声。

气氛融洽了起来，至少表面上的确如此，好像回到了某段大家最融洽的那段时光，朱小北还是那个斗志勃勃涉世未深的小姑娘，舒弭还是那位在她眼里亦是

上司亦是长辈可亲可敬之人，只有彼此清楚，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

签约仪式定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就在酒店的二楼会议室。朱小北早上8点到的酒店，然后她终于明白前天下午姜敏娜所谓的礼物是什么意思了。何维彬正在酒店一楼的餐吧里喝咖啡，看见朱小北走过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Donna，好久不见。”

“Howard，好久不见。”

真不敢相信，他跟她会以这样的对话开始异国他乡的重逢。很奇怪，她在DH国际的时候，他刚进集团总部的战略投资部，别说交手，竟连见面都寥寥可数。等他调到了DH国际，她早就飞去了俄罗斯，别说见面，就连电话都少之又少，说的无外乎都是工作。

如今，在莫斯科初冬的清晨，两个人坐在酒店一楼的咖啡厅里，从窗外看进去，谁说不像是一对相恋已久的情侣？

只是，两个人，彼此都过了相信爱情的年龄罢了。

“我不知道这次签约仪式，何总也会来。”

“毕竟是DH国际今年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怎么可能不来呢？”何维彬喝了一口咖啡，才细细打量起眼前这个女人。

他都快忘记朱小北是什么样子了，那个站在辩论台上咄咄逼人的小学妹，还是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趴在课桌上睡觉的女孩子？阳光从教室的窗户外面射进来，他甚至可以看得清楚她脸颊上细细的泛着金色的绒毛。可惜，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坐在何维彬眼前的是一个浑身散发着女性魅力的女人，穿着burberry立领毛呢格子大衣，露出姣好白皙的脖子，乌黑的头发高高地挽起，干净利落，成熟大方，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朱小北，对于何维彬而言，是陌生的。这样的陌生里，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悸，一心想从她的举手投足间寻找到往昔的回忆。

“何总，你看到总部的任命文件了吗？”朱小北开口，打断了何维彬的遐思。此刻，他们是同事，是上下级，是工作伙伴，他有些懊恼，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有些心浮气躁。

“嗯，看到了，恭喜你。等合同签订之后，公司会特地为你安排一场就职仪

式。小北，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希望以后能合作愉快。”

“何总，四年前，我们就是同事了，不是吗？”

何维彬终于笑了，他终于从看似滴水不漏的对答里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朱小北，她还是曾经那个牙尖嘴利的女孩，抓着对方一个漏洞就得理不饶人，哪怕这句话本身无关紧要。看似强势，实则色厉内荏。这样一想，他又觉得有些开心，心情比来之前轻松了许多。

那间会议室里，镁光灯闪烁，掌声不时地响起，舒弭容光焕发地坐在台前，侃侃而谈。这年头，做生意就是这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如若不是这样，这单总价值6.3亿的单子也不会搞得如此兴师动众。到了明天，国内重要的财经媒体都会刊登这样一条消息，想必对一直处于低迷期的DH股价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拉升吧？

朱小北深吸一口气，悄悄走出了会议室。功成身退，说的就是此刻的她吧？后续的工作会有俄罗斯部的相关人员跟进，合同的细节有法务部和生产部的顾问跟对方详细沟通，至于她，等签约仪式一完，就要跟着舒弭一起回国了。

回去之后，等待自己的又是什么呢？

她看着窗外细细碎碎的小雪，有点分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居然留不下一点痕迹。

“在想什么呢？那么出神。”何维彬走到她的身后，朱小北吓了一跳，转过身，就看见了那张脸。

这么多年，居然第一次离得那么近。

在朱小北的记忆里，她一直是以仰望的方式注视着生命中的那个男孩，高高在上的，熠熠生光的，她总记得自己一直在追逐，像在追逐天际的那一道光，又像是在追逐一只天上飞的风筝，追到最后，才发现线头根本就不在自己手上。

可是，什么时候起，她居然也能与他平视，就那么直直切切地看进他的眼神里，她很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当初那个半神半人的人去了哪里？

“Howard，你说莫斯科的雪有没有温哥华的美？”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句寒暄，像是无心的客套，却像一片鹅毛般的雪片飘落在了沉寂已久的冰面，缓缓地融化，变成了冰面上的一滴水。

何维彬想起走的时候那么决绝，像任何一段无疾而终的大学恋情般，有着浪漫的开局，而结局却显得甚为潦草。他没有开口要她等，甚至也不敢许下任何虚无的承诺，直到在某一日的深夜，他突然想起了她，鼓起勇气写了一封如今想来都觉得矫情的邮件。

“所有人都说温哥华是个美丽的城市，气候宜人，可是今年冬天却下了一场雪。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这座城市温暖，即使走在UBC的校园里，看着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同学，我竟觉得原来雪也可以让人寂寞的。”

那封邮件他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他去Gastown看见了曾经出现在报纸上的某名人，他向她叙说，你爱过的那些偶像们生活的城市，可是却甚少看见他们留下的痕迹。原以为，这是一封会让人流泪的邮件，可是他始终没有等到她的回音，哪怕只是只字片语。

时隔多年，她背对着他，看着窗外的大雪，问他，莫斯科的雪有没有温哥华的美？

这是否就是她迟到的回答？

那封信写于1999年，何维彬到温哥华的第一个冬天，可是她的回答，兜兜转转，竟过了将近10年。所谓的物是人非，不过如此。

何维彬突然觉得难以开口，看着她的侧面，竟觉得一股萧索的寒气扑面而来。

“何总，我们进去吧。”

她似乎并不在意他的回答，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让他出了戏。此刻，他们只是同事，仅此而已。

第二章 你是千堆雪

朱小北回国的时间是11月中旬，舒弭下飞机的时候跟她说：“小北啊，这阵子辛苦了，把年假休了再回来上班吧。”于是，在走马上任之前，她得以有半个月的空闲。至于舒弭到底是真的体恤下属，还是存了别的心思，现在的朱小北已经不想再去深究，活着本身就太累，再去揣度人心，岂非给自己找罪受？

回去的飞机上，朱小北跟何维彬同坐一排，两个人有说有笑，连舒弭也说：“看着你们相处融洽，我就放心了，DH国际就全靠你们了。”

“舒总，我跟小北是校友，以前在学校就已经认识，如今又是合作密切的同事，我相信我们以后会合作愉快的。小北，你说是吗？”

“舒总，何总以前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有他掌舵的DH国际，相信会越来越越好，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三个人一台戏，一唱一和，竟也惟妙惟肖。谁说做人就不需要演技？

就在朱小北休息的那段时间，DH国际可没有休息。签约仪式结束的第二天，俄罗斯部签下数亿元大单的消息已经挂在了集团的OA上，接着关于朱小北被任命为DH国际副总经理的任命文件也被放在了OA上，两条消息联系在一起，所有DH集团上上下下的员工都明白，朱小北为DH立下大功，升任副总合情合理。只有少数的知情人才会暗自揣度，是否好戏还在后头？

“还以为能看一场好戏，结果被你白白浪费了。”姜敏娜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着电视，嘴里还在念叨着。

此时，朱小北正坐在瑜伽毯上做最后的吐纳动作，看了一眼姜敏娜也没说话。

这套房子是朱小北刚毕业那年就买下的，一套80平米的二居室，一间做书房，一间做卧室，虽然期间也想过换大点房子，可住着住着就习惯了，就再也没有动过搬家的心思。反倒是姜敏娜以前常常跟她窝在这里，近几年，彼此工作都忙，她来串门的机会也少了。

今天是周末，也是朱小北回国后的第一个周末，姜敏娜一大早就过来了，一来就坐在沙发上，窝着不想动，好像回到了大学时候，两个人住在宿舍的情景。

“你以为会有什么好戏？”一丝不苟地做完最后一个动作，朱小北拿毛巾擦了擦汗，一边收拾瑜伽毯，一边问她。

“昔日恋人，异国重逢，冰天雪地，怎么也要迸出点火花来呀！”

“雪花倒是有，火花就欠奉。”

“眼神里的火花总有吧？小北啊，我总觉得他对你旧情难忘，平时在公司装得人五人六的，我就不信换了环境，他还那么能装？”

“杀人的眼神倒是有，你想不想看？”

“你说谁呀？何维彬？不可能啊？”

“能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你说舒弭让我做这副总是什么意思啊？”

“能有什么意思？别说副总了，就算让你做何维彬的位置也绰绰有余啊！他来DH国际才多久？你在DH国际待了多久？他凭什么呀？”姜敏娜喝了一大口水，一心为自己的好朋友抱不平。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的成见比我还要深啊？你该不会是……”朱小北笑呵呵地看着她，表情诡异。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怎么了？这种伪君子，真禽兽，就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真面目，省得他一天到晚出去招摇撞骗，祸害同胞。”

“他又没祸害你，你瞎操什么心？”

“问题是他祸害你了啊，想当年……”

朱小北实在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连忙打断了姜敏娜的话：“好了，好了，我们出去吧。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朱小北说的好地方是送仙桥。

送仙桥是个颇有古意的名字，相传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是太上老君的寿辰，青羊宫每年于此时办庙会，会期过后，众仙经此桥西去，神仙们离去时，站在亘古不变的送仙桥头，向桥下的河中抛撒万千珍宝，据此得名。传说归传说，不过这里倒真成了古玩集散地。

“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姜敏娜一下车就愣住了，有时候她以为自己很了解小北，比如说她喜欢吃很辣很辣的菜，一到冬天要盖很厚很厚的被子，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葱，冬天的时候不喜欢开空调。可是，她什么时候有了淘古玩这样的嗜好的？

“跟我来吧。”

送仙桥跟姜敏娜想象中的古玩市场不一样，不像城隍庙那种摆满了一条街的地摊，商贩们拿着真假难辨的古董在旁边吆喝，这里更像是一条时光的隧道，一不留神就到了明清，古意盎然，沿着河边摆放着一溜桌椅和遮阳伞，太阳出来的时候，在河边喝茶晒太阳倒是不错的去处。

“也亏你找得到这样的好地方。”姜敏娜逛着逛着也渐渐觉出了趣味，看到某些小东西，也爱不释手，悄声跟朱小北说，“这里的东西真的还是假的？”

“没有真假，只有新旧。你手里拿的这个粉彩小瓷盘是新的，不过挺好看的，可以买回去放在茶几上，撒上一把栀子花，盛点清水，是不是挺有味道？”

姜敏娜眼睛一亮，“对啊，上次我在你家书房看见的粉彩四方瓶也是在这里买的？”

朱小北笑着点点头。

这天下午，姜敏娜大获丰收，买了几件小物什，还淘了一只鼻烟壶。

“鼻烟壶这东西你也喜欢？”朱小北打趣她。

“我看着舒服，没事玩玩。”

直到要离开的时候，朱小北去了一家“天元珍瓷”的店，一进去，老板就走了过来，“小北，你一个人？”

“没，我跟一个朋友。”姜敏娜跟着走了进去，看着朱小北好像跟老板很熟的样子。

“陈哥，那东西准备好没有？我这次顺路，就来拿了。”